

明清艳情小说

濃情快史

皇室孤本



明清艳情小说丛书

浓情快史

嘉禾餐花主人 编次

郑 志 点校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武氏女媚娘聪慧美艳，知书识字，唯生性好淫。媚娘有堂侄名武三思，与媚娘年龄相仿。二人常在一起调笑，媚娘十三岁即与三思勾搭成奸。

其年元宵大放花灯，武媚娘观灯时为无赖子张玉、江采所见。二人见其貌美，遂设计将她骗至张家，引诱她与张六郎（名昌宗）私通。又谋划将武媚娘转卖至外地。途中二人轮流与媚娘奸宿。张六郎探知此事后，设法告知媚娘父母。后经武家托人各处寻访，终于将媚娘找回。武父遂将媚娘许配给张六郎。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大选宫女。武媚娘中选入宫，以色美为唐太宗宠幸，被封为才人。太宗老病，太子入侍，即乘机与武才人私通，并许以登位后封为皇后。太宗病笃驾崩，武才人奉诏至感业寺出家为尼。困难耐寂寞，又与怀义和尚通。

太子即位为高宗，迎武才人回宫，封为昭仪。高宗为武昭仪美艳所迷，不顾群臣反对，废皇后而立武昭仪为后，武后遂迎父母及武三思等入京，俱大加封赏。高宗因淫欲过度，精力衰竭不能视朝，遂由武后临朝摄政。后高宗驾崩，武后称帝，贬太子为庐陵王。武后秽乱宫廷，屡召武三思、张昌宗、张易之、怀义等入宫淫乱。又得牛太监之荐，与薛敖曹通。武后宠幸教曹有加，封其为如意君。

后武后自觉年老，乃召回庐陵王，仍立为帝，是为唐中宗。中宗在张柬之等五大臣帮助下杀了张昌宗、张易之二人。武后驾崩。武三思又与中宗皇后韦氏通。太子察知，忿而杀武三思。韦后怀恨，又唆使中宗杀太子。韦后又弑中宗。相王之子李隆基得知韦后弑中宗，拥宿卫御林军入宫诛韦后及武氏余党。相王在群臣拥戴下遂登帝位，为唐睿宗。李隆基以诛韦氏有功被立为太子。自此武氏势败，政柄复归于李唐王朝。

前 言

周季胜

我国的小说创作是个灿烂辉煌的世界，从远古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人话本到明清小说，可谓渊远流长，佳作迭出。许多著名的作品似耀眼的星辰，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读者群所瞩目，其魅力历久不衰。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获得巨大发展的明清小说中却有一个过于冷清孤寂的角落，那便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讲世情”的作品，这些写得比较通俗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估计有一千六百种之多，而建国以后公开出版的却寥若晨星。

近年来我国通俗文学空前繁荣，通俗作品越来越有力地掳掠了读者的心，通俗文学作家也需要从我国悠久的小说创作传统中获得有益的借鉴，我们再也无法忽视明清通俗小说这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理应富有热诚地靠近这些可能正在被虫蛀蚀的积满尘埃的书籍，用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去鉴别、去筛选，以便公开出版，满足我国数量日趋增大的通俗作品爱好者的汲汲渴求，这便是我们整理出版《绣戈袍全传》、《载花船》、《刘生觅莲记》、《绣屏缘》、《浓情快史》、《株林野史》、《杏花天》、《闹花丛》等十几部通俗小说的原因。

《绣戈袍全传》、《浓情快史》等作品，被我国几位著名的版本

学家列入明清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范畴，有的曾遭受过禁毁的厄运，长期不得见天日。然而，这些作品作为明清社会生活发展的产物，其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特色，具有特殊的文化学的意义，从中可以窥测我国通俗文学创作第一个高潮期的某些特征。

稍懂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清初的商业、手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市民阶层更加壮大，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采。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满足市民正常文化生活需要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绣戈袍全传》等作品，以通俗流畅的语言，生动的生活细节，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有的蔑视封建礼法，肯定与赞扬人的正常欲念；有的对女性的命运予以关注，宣示了她们的倍受压抑的心声；有的呈现出一幅幅形象的生活场景，为读者和民俗学家提供难得的研究当时社会的形象的资料。

这些作品主要写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往往是平庸的，琐碎的。即使描写对象是武则天这样显赫的女皇帝，其创作的视野也限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七情六欲。尽管如此，在作者妙笔的勾勒下，读之并不令人生厌，有的生活场景还相当生动，活脱脱如同亲见，语言鲜灵，对话精采，真是栩栩如生，涉笔成趣，显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及观察生活的不凡本领。有的刻划人物心理细腻逼真，如《刘生觅莲记》一书中写碧莲百无聊赖的情绪，状素梅的伶俐、爱童之乖巧，可谓维妙维肖，生动传神，这对当今的小说创作亦有不可轻视的借鉴作用。

这些以家庭生活为背景，主要描述男女日常言行的作品，改变了明清以前大量创作历史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单调格局，使我国小说创作开始面向寻常百姓，并为普通的平民所接受，促使我国小说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甚为深

远。

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些作品是个复杂的组合体,用今人的目光判断,批判虚伪的封建道德和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及鼓吹“万般皆是命”的宿命观,都杂陈在前。对前人而言,这不会是个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我们在阅读时却需要作认真的分析,细心剔除其消极成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明末清初,“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民风如此,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也必然较直露地涉及男女的情爱,我们整理出版的这几部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较多描写。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觉得,这些作品状写男女情爱,洞达世情,刻露尽相,但并非是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浅薄之作。写男女间自由接触与爱恋,在桎梏人灵魂的封建社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思想文明的一个进步。当然,有的作品格调低,写男爱女欢太俗,存在着放纵情欲,而无多少感情寄托的偏差,但也不是有意渲染,以煽动读者的性欲。相反,作者多少抱有一点训戒的目的。正是鲁迅在谈到清代著名的狎邪小说《品花宝鉴》时所说的:“记载之内,时杂猥辞,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何况,这些作品中男女情爱的描写,同主题思想的演绎,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密切的关系,即是作家整个艺术构思链中有机的一环,是不可缺少的。

严格来说,专辑中的个别作品思想内容苍白,探索不出耐人寻味的底蕴,艺术上平淡、粗糙,几乎无特色可言,因此,没有多大的价值。然而正如有一位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所说,这无价值本身恰恰是一种价值,它毕竟是前人创作的,并经受过岁月的

冲刷而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整理出版它，可以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明清小说创作的全貌及整体，据我所知，台湾就有比较完整的版本刊行。

本书的读者相信会明白这一点。

本丛书所辑的小说当时刊印时有的绘制了插图，但数量偏少，而且质量欠佳，经过考虑，为了做到图文并茂，帮助读者更形象地阅读作品，我们选用了其他比较流行的内容相似或接近的明清小说的插图。

古籍整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对良莠并存的明清通俗小说必须作谨慎的鉴别和选择，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这种鉴别和处理应取实事求是的尊重历史的态度，切忌草率从事。

我以为，我是在尽力这样做的。

一九九三年元月于新育村兰亭

目 录

- 第一回 唐太宗大放花灯 武媚娘临风露秀(3)
- 第二回 花里针计赚多娇 张六郎情输双美(9)
- 第三回 昌宗幸入合欢宫 媚娘巧弄鸳鸯伴(15)
- 第四回 武行之清明祭扫 刺毛虫诡计揉花(19)
- 第五回 武媚娘酒饵迷情 暴花庄罗帏野战(25)
- 第六回 玉妹魂消忘秘密 龙阳斗健胜醢醢(31)
- 第七回 白公子契结三思 李宜儿藏春一笑(37)
- 第八回 周玉妹寄迹空门 武媚娘重归庭院(45)
- 第九回 三思兰室旧风流 玉妹禅林诉寂寞(51)
- 第十回 白公子尼庵私会 李宜儿月下佳期(57)
- 第十一回 狄仁杰为德拒色 武媚娘选侍入宫(63)
- 第十二回 李淳风魂游天府 武则天被斥为尼(69)
- 第十三回 高宗驾幸感业寺 王才削发混为僧(77)
- 第十四回 白公子为色亡身 狄仁杰除奸毁寺(83)
- 第十五回 宜儿误失黄金钏 三思重会九龙钩(91)
- 第十六回 唐高宗溺情废后 褚遂良直谏输忠(95)
- 第十七回 六郎醋打王和尚 孝逸大破李国公(101)
- 第十八回 武则天上苑观花 庐陵王房州促驾(107)
- 第十九回 牛晋卿力荐雄豪 薛敖曹初沾雨露(113)
- 第二十回 狄梁公望云思亲 武三思计偷韦后(119)
- 第二十一回 武三思全交赠妾 淳于氏错认情郎(125)

第二十二回	褚文明半宵恩爱	王义方三叱京堂	(131)
第二十三回	中宗点筹媚韦后	冯年忿怒杀妻房	(137)
第二十四回	张柬之大骂六郎	魏元忠惭怀十罪	(143)
第二十五回	狄梁公中风避世	如意君别馆埋名	(149)
第二十六回	六郎重会挹香亭	五王定计含芳院	(155)
第二十七回	奋忠心二张被戮	设假梦五王罢政	(161)
第二十八回	上阳宫太后崩殂	御龙楼韦娘快目	(167)
第二十九回	李多祚手刃三思	唐中宗误斩太子	(173)
第三十回	神龙殿韦后弑帝	唐睿宗帝道重光	(179)



第一回 唐太宗大放花灯 武媚娘临风露秀

诗曰：

怡怡常自笑人痴，尽日忙忙费所思。

月貌花颜容易减，假红倚翠莫交迟。

且将酒钥开眉锁，莫把心机织鬓丝。

有限流光休错过，等闲虚度少年时。

这八句诗，只为人人生在世，光阴无多，好事难逢，莫教虚度。既跳不出酒色财气这重关，又躲不过生老病死这场苦，倒不如对着雪月风花得个假红倚翠。正是：欲图身外无穷乐，且尽生前有限时。却说隋炀帝大业元年营显仁宫，筑西苑，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采为花。月夜纵宫女进幸，作清夜曲，于马上奏之。至于欢娘奸妹，犹属荒淫。他又幸扬州，看翫琼花，想道陆地不便，令有司开汴河，驾龙舟。杨柳千寻，舳舻千里。死者相枕，百姓非伪，群盗四起，动了六十四处烟尘，改了一十八家年号。那一十八家？

太原李渊 辽东李密 江南萧铣 凉州李轨 楚州朱灿

隋州薛举 幽州刘隆真 明州窦建德 河州梁师都

饶州林士弘 湖州沈发兴 兖州徐圆朗 登州李子通

济州辅公祐 山后刘武周 建州刘黑闥 西域王世充

杨州宇文化及

这六十四处烟尘，被唐高祖尽数削平，乘着炀帝被宇文化

及所弑，遂自称大唐皇帝，于戊寅岁改为建德元年。史官以惜隋亡有诗八句为证：

紫微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如今腐草无萤火，自古垂杨有暮鸦。

镜破重圆陈后主，不宜再唱后庭花。

且说本传有一人，家住荆州，姓武名贲，字行之，娶妻王氏。夫妇二人，年过四十无子。王氏一日对丈夫道：“你我年过半百，缺乏后嗣。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莫若娶个偏房，好生一男半女，不知你心如何？”武行之微笑道：“贤哉！既承美意，敢不如命。”即去寻了个媒婆，娶得前村张木匠的女儿，倒也俊俏。成亲月余，张氏梦中觉着有人弄他，只道是行之。凝目一视，乃是玉面狐狸。张氏大惊，用手一推，倒把自己推醒。因此有所感，遂成了娠孕。十月满足，生了个女儿，颜色极美。夫妻十分欢喜。抚养三岁，长得眉清目秀。武行之向王氏道：“此女后来还要长得娇媚哩。”王氏道：“这等就叫媚娘如何？”因此一家都叫他媚娘。后来因张氏又小产，不会保养，成了弱症。未及半年，他呜呼死了。武行之听从妻子劝告，本欲再续一个偏房，以图生子，终因家道淡泊，遂教止了。他有一个从堂哥子名唤武城。他儿媳头胎怀了，倒生下两个侄孙，一个叫午郎、一个叫申郎。思量要过他一个做孙子，遂合王氏商议。王氏道：“我闻说，继子不继孙。丈夫还须三思而行。”行之道：“这是嫡亲骨肉，有何妨碍？”即时出去，到了哥家，见了武城并嫂嫂，道其来意。武城夫妇道：“使得。但是无父母的孩儿须当教训，后者成人，也不枉这段好心。”行之道：“这件事不须嘱咐。”须臾，唤申郎出来。这申郎才四岁，甲申年生的，故叫申郎。他一走出来，行之便看见生得眉清目秀，齿

白唇红，好不欢喜。即抱在手中，满口夸奖，对武城说道：“既蒙吾兄概允，我今日即抱去抚养何如？”武城道：“也罢。回去拜上弟妇，我夫妻过几日同去探望便是。”行之欢天喜地，谢了出门。那申郎却也古怪，一路上只是嬉笑，并无怕惧。及至到家，忙叫妻子出来，道其始末。王氏见申郎生的标致，忙接过去亲嘴道：“好个乖乖，日后定是成器的。”这申郎与媚娘同庚。两个虽系姑侄，终日要笑，并无尊卑。到七岁上，申郎越标致了。恰好间壁有个乡馆先生，叫他附学，不免要个学名。沉吟许久，忽想起当年去抱他时，妻子叫我三思而行，今就起名三思罢。这才上学，破蒙。这媚娘因后门相通，也过去读些女孝经，识些字儿。他却聪明，后来无书不晓，又能做诗。一日撞着个胡僧，见了大惊道：“贵哉女也！当主天下。”行之说：“那有女人做皇帝的！”转眼又不見胡僧了。因此更加珍爱。到十岁以外，长大成人，方不过去读书，只在家中学些女工。且说武家斜对门有一家，姓张名玉，绰号花里针，是个无赖小人，惯做不法之事，相交的都是些狐朋鼠友。有个至相契的，名叫江采，浑名刺毛虫，专要扎人火囤，拐人妇女。又在街上变戏法，卖春方，或相面，卖假药，赚些银钱，不是拐小伙，便搭识婆娘。就是张玉的妻子，名唤周玉妹，原是苏州扬花缸上一个唱曲的。其年在南京赶唱，这江采、张玉也在南京走空，偶然遇着，见生得标致，张玉便设计诈骗他到手。只因江采有春方，与玉妹干得好，反撇了丈夫，随他走了。大家都混着些帐儿，三人一床做事。后来到了荆州，张玉租房子，在武家对门，就把玉妹认做妻子。江采因无处安身，或居饭店，或来张玉家歇。名虽张玉妻房，其实大家混淫。其时乃贞观十年，太宗皇帝颁示天下，家家俱要于上元佳节张灯结彩，以作丰年之兆。恰有一班子弟少年，等不到晚，便轻吹细打，在街上游玩。那武媚娘听得，

未免要看，出来站在门首，好不标致。媚娘交新正，也是十三岁，因生得长成，四鬟早已梳起，真正国色无双。那张玉在家，听得门前热闹，也出门来看。回眼瞥见媚娘，便魂不在身。心内想道：“若得此女，卖他落水，极少也有几百银子。怎生设法骗他到手？”又想道：“一人不敌两人智，不免寻江采，大家商议。”遂走到街坊上寻觅，只见江采在与门前，正变戏法，看的人甚多。张玉在圈外叫道：“江采哥，快收行头，合你商议一件要紧事。”江采听说，连忙收拾，对众人道：“今日有事，明日再来看罢。”众人听说，一齐散了。江采道：“哥有什么事？”张玉道：“一来接你过元宵，次有一件兴头事，合你商议。且到家去。”到了家中，张玉道：“你且坐着，我去买些物件，好做元宵。竟自出门去了。江采见张玉出门，便走到楼上，见玉妹倚着楼窗望街，并不知江采来。那江采在玉妹耳边，咄的吓了一跳。玉妹惊了一跳，回头见是江采，骂道：“臭贼，唬我个半死。”江采道：“不用骂，赔不是你罢了。”遂搂过玉妹坐在床上亲嘴，就去扯他裤子。玉妹道：“等到晚上罢。”江采那里等得，便一把推倒，将裤儿扯脱，正兴高时，听得下面门响，知是张玉回来。二人连忙穿衣下楼。玉妹去整酒肴。张玉走到门首一望，恰好媚娘又立门旁。张玉连忙招手。江采走到跟前，说：“唤我怎么？”张玉道：“你见对门观音出现么？”江采一看，目定口呆，道：“好位女子，怎得合他睡一夜，死也甘心。”张玉道：“我欲共你商议，怎生骗他到手，去卖几百银子，与你平分何如？”江采点头道：“他可常到这边来么？”张玉道：“绝不见来。”江采道：“他家还有何人？”张玉道：“他的父母俱有四十五六岁了，还有个承嗣的孙子，名唤武三思，有十四五岁，生得比他更标致。”江采道：“我有计了。”张玉道：“计将安出？”不知江采说出何计来，听下回分解。



